

沙地云杉

如果说内蒙古高原是一幅铺展到天边的油画,那么白音敖包林场就是这幅画上的的一笔浓墨。

走进白音敖包林场场部后方的沙地云杉林,顿觉神清气爽。

小湖边,一只雄鸭警觉地守在一旁,雌鸭带着4只嫩黄的雏鸭在水中嬉戏。湖岸边,一株株云杉笔直挺立,塔形树冠层层舒展,格外引人注目。

沙地云杉是稀有珍贵树种,当地牧民称之为“沙地神树”。

沙地云杉身姿俊挺,树形端秀,令人驻足,可防风固沙才是它真正的本领。它属于浅根系树种,侧根十分发达,根系向四周伸展,盘根错节,牢牢抓住流沙,让挺拔的树身屹立不倒。

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,距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。这片沙地云杉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东北部边缘,毗邻贡格尔草原。沙地云杉绊住了这匹“黄色野马”的脚步,筑起祖国北疆的一道生态屏障。它就像横卧在苍黄沙海的一条苍龙,紧紧锁住流沙的蔓延。

倘若你站在沙地云杉林里仰视,敬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。这些姿容俊美的树,哪里还是树啊,分明是一群与风沙鏖战了数百年的老兵。它们的针叶似钢针,缝补着浑善达克沙地撕裂的伤口。它们的侧根向四周铺展,像一张巨网牢牢兜住沙丘。那一片不改的碧绿,便是它们对荒沙最沉静的回答。

在浑善达克沙地,风是暴虐的,沙是流动的,云杉偏偏扎根于此,与风沙长久相持。这不是固执,而是它们的生存方式。发达的根系束住流沙,也让周边草地多了一层屏障。

沙地云杉在贫瘠中扎根,把漫长岁月写进年轮,也为周围的生灵留下一片绿意。它们是北疆大地上沉默的守望者,也有“植物活化石”之称。

走进沙地云杉林,随处可见饱经风霜的百年老树。林中一棵身披彩带的云杉格外醒目,白音敖包林场场长田佳鹏告诉我们,这棵云杉400多岁了。这些沙地上的“绿松石”,纵然身姿挺秀,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命力量。

在林子深处,两棵并排倒下的云杉上,长出了许多小树,腐朽的倒木正以自己的身体涵养新的生命。小树郁郁葱葱,像孩子依偎在母亲身旁,从腐殖质中汲取养分。林场职工说,这两棵云杉被称为“情侣树”,只要尚有根系存活,就会继续输送养分。

不远处,贡格尔河静静流过林间。水声很轻,仿佛也熟悉了沙地云杉的坚韧与沉默。

环视四周,我还发现了几棵已经

暑假,嘎尔迪来到爸爸吉格木德工作的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动物救护中心。他喜欢观察鸟类和其他动物,假期里常到这里来。

爸爸除了照顾从野外救回来的受伤动物,还经常到草原上巡护。

这天,嘎尔迪跟着爸爸巡护到一座小山丘前,爸爸放慢了脚步,留意着脚下的草丛。

嘎尔迪踩着爸爸脚印走。爸爸忽然停下脚步,盯着眼前的草丛。嘎尔迪走上前,顺着爸爸的目光看过去,一只小刺猬蜷缩在草丛里,瑟瑟发抖,十分可怜。

爸爸小心地走到刺猬旁边,仔细观察,嘎尔迪也凑上前。爸爸捡起一根枯枝,轻轻拨动刺猬,仔细查看它的伤势。爸爸说:“小刺猬身上有伤,可能是被其他动物撕咬的。”

嘎尔迪觉得奇怪:刺猬全身是刺,什么动物能咬它?也许是狼、狐狸一类的动物想吃它,咬伤了刺猬,也刺伤了自己的嘴,只好放弃。

爸爸说:“得拿回去给它治疗。”

爸爸就地取了些草和枝条,编成一个简易兜笼,用枝条轻轻把刺猬拨进去,拎着往回走。

自然保护区的草原广阔无垠,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群山脚下。嘎尔迪问爸爸:“刺猬吃啥?”

爸爸说:“刺猬是杂食性动物,



晚霞中的野生马鹿 (白音敖包林场提供)

野生马鹿

枯死的高大云杉,依然挺立,不折不弯。田佳鹏说:“这几棵老树,遭虫害侵蚀,已然枯槁死去。”

“为什么不放倒呢?”我很不理解。

“不能放倒,这是保护区的原则。不能人为干预古树的生老病死,一切都遵循自然法则。”

在这里,枯木归于土壤,又滋养新的生命。林中的轮回悄然无声,也让我想起人世间的来去。

20世纪60年代,白音敖包林场突发大火。八级大风中,树冠火迅速蔓延。林场职工迅速组织扑救,然而风势猛烈,这场大火持续21天才被扑灭。

彼时,锡林郭勒盟军马场的一个小分队正赶着50多辆装满原木的牛车经过这里。由于风向突变,大火从山脊转身扑向他们,几名解放军战士为保护国家财产葬身火海。

这是我在《白音敖包林场志》里读到的一段尘封的历史。

站在敖包旁,风里似乎还夹杂着那场大火的焦糊味。那几名永远留在这里的年轻战士,和那些倒伏的老树一样,早已成了土壤深处的筋骨。

黄昏时分,我遇到田佳鹏和他的伙伴骑行归来。这位“林三代”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,沿林区骑行一圈,既锻炼身体,也巡护林地。这不仅是一责任,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曾采访过白音敖包林场的邵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一位护林员遭遇雷击,康复后又义无反顾地返回护林岗位……

历史在这里不是碑文,而是每一棵沙地云杉年轮里的一道深褐色弧线。它提醒我们,绿色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底色,而是有人用生命、用守护换来的。

在达里诺尔草原上

□吕斌

主要吃昆虫、蚯蚓等小动物,也会取食一些植物性食物。它能够对部分害虫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。”

这么说,刺猬亦能捕食害虫,应该好好保护。

回到住处,爸爸把刺猬放进木制的笼子里,又在笼底垫上干草,按救护要求给它准备了食物和水。

刺猬在救护中心安定下来。

嘎尔迪一有空,就去看刺猬。开始,刺猬见他来到跟前,便蜷缩成一团,一动不动。熟悉以后,嘎尔迪再来到它跟前,它也不再缩成一团,该吃就吃,该动就动。嘎尔迪看清了刺猬的嘴巴,尖尖地向前伸着,像在寻找或嗅什么,很可爱。

几天之后,小刺猬的伤势好转,可以自行觅食、自在爬行。爸爸把一个透气布袋的袋口对准笼门,打开笼门。等刺猬爬进去后,他拎起布袋,带着嘎尔迪再次来到刺猬受伤的山丘下。打开袋口,刺猬慢慢爬出来,钻进草丛,回到草原。

爸爸带着嘎尔迪继续巡护。前

面是一片浅洼地,绿草旺盛,稀稀落落长着几棵山榆,树冠宛若伞盖,投下一片清凉。暑气逼人,父子俩早已走得浑身是汗。

爸爸忽然朝一棵一人高的山榆走去。嘎尔迪跟过去,看见树荫处的草丛里蜷伏着一只大鸟。那是一只猛禽,圆润的脸盘颇似猫脸,一双黄澄澄的大眼睛本该炯炯有神,此刻却有些黯淡,一身劲羽如甲,透着几分威猛。

嘎尔迪问爸爸:“这是什么鸟?”

爸爸说:“这是猫头鹰,属于猛禽,多在夜间活动。它头部宽大、形体威猛,有些地方也叫它‘夜游将军’。”

嘎尔迪疑惑,见到生人靠近,猫头鹰怎么就一动不动?

爸爸弯下腰仔细观察,很快发现了端倪,猫头鹰的右眼充血,一只爪子蜷缩着不能伸展,显然受了伤。这样下去,用不了多久,它就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。爸爸

“快看,前边有野生马鹿!”田场长一声惊呼,瞬间让空气凝固。我屏住呼吸,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。

顺着田场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在左前方林子的边缘地带,两头高大的野生马鹿正警觉地竖着耳朵,看向这边。灰褐色的鹿角从头顶伸展开来,像凝固的火焰。最摄人的是那鹿角,枝杈层层叠叠,像顶着一丛会移动的小树。成年雄马鹿的鹿角舒展而繁复,越发衬出它们的雄健。

虽然我们及时停下车,发动机声还是惊扰了野生马鹿。转瞬间,它们就消失在密林里。

纵然只是匆匆一眼,我心底也并无遗憾。毕竟,能在林缘遇见野生马鹿,已是十分幸运。

短暂休息时,我和秋子走进了密林深处。

林子在这里变了气质,不再是白桦林那般明亮,而是陷入更幽深、更潮湿的幽境。偃松低矮的枝丫交错缠绕在一起,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墙,唯有野生动物踏出的兽道,从厚厚的腐殖土上延伸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松脂香,还混着一股强烈的兽类气息,像一道无形的领地标记。树干上留着一道道擦痕,或许是野生马鹿蹭角、标记领地留下的。

鸟鸣也稀疏下来,林子愈显幽深,寂静仿佛有了重量。此时,暗沉沉的密林让人不寒而栗。我和秋子快速钻出密林,胸中那口憋了很久的气,才敢吐出来。在大自然面前,我忽然感到自己如此渺小。

因为路断了,我们没能登上黄岗峰。浓雾笼罩下的巍巍青山,显得愈加神秘。

中午时分,林子里的雾气被阳光驱散,光线重新变得明亮而清晰。我几次回望,试图在那些交错的枝丫间,再寻到如小树般繁复的鹿角,可除了风吹叶动外,什么都没有。

我们只是短暂窥见了自然的另一面。

在黄岗峰下,来自河南的秦老师拍下了一张照片:一个人站在高大的风车下,身影显得格外孤单。在这片浩瀚的山林里,人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,许多自以为重要的喧嚣也随之安静下来。

我们终究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,真正属于荒野的,是那些自由生长的生命。此行让我更加明白: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宰。对野生动物而言,不被打扰、不被看见,或许正是最珍贵的自由。万物各得其所,才是共生最朴素的含义。

山水人文

把卷成一团的布袋展开,为避免被猫头鹰抓伤,他绕到猫头鹰身后,小心翼翼地用袋子将它罩住,装进袋子,轻轻提起,带着嘎尔迪往回走。

回到救护中心,爸爸把猫头鹰安置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,让嘎尔迪到外边拔来一些青草,垫在它身下。嘎尔迪问爸爸:“不把它放进笼子里行吗?它要是跑了或者飞了怎么办?”

爸爸说:“它已经没有力气飞,爪子有伤,也走不了。这里宽敞、安静,先让它安心养伤。”

爸爸给猫头鹰准备了清水,又按救护要求备好食物。

进食饮水后,猫头鹰安静地伏在草垫上,似乎要好好睡一觉。

这一夜,嘎尔迪和爸爸数次起身,察看那只受伤的猫头鹰。

在爸爸的精心救护下,猫头鹰一天天好起来。静待它痊愈,重获飞翔的力量。

爸爸选在夜色降临时将它放归自然。嘎尔迪看着猫头鹰重返苍茫夜空,直到那身影消失在夜色里,心里满是欣慰。

小说阅读

立秋了,天空又高又远,果树成片,玉米高高挺立,稻谷金灿灿,田野里铺展着明亮的秋色。这时,站在田里,使劲呼吸鼻子,真香啊!那是苹果的甜、玉米的糯、稻米的香。寻常人家的餐桌上,又多了新鲜的瓜果和新收的粮食。

儿时的秋日,最盼的便是这一缕米香。

晒场上,金黄的稻谷齐齐铺开,经阳光晒、秋风吹,便散出一种特有的香气。那香气滑过鼻梁,直抵心底,是秋天的味道,也是喜悦的味道。

新米下锅,在村子里是一件喜事。家家户户门前的晒场上,都摊着金灿灿的新稻子,饱满圆润,带着阳光晒过的气息,清新、干净,格外熨帖。孩童们早早守在灶台边,踮着脚尖张望,眼巴巴等着第一口新米。锅里咕嘟咕嘟响着,细密的水汽从锅边溢出来。待火候正好,熄了灶火,再焖上片刻。掀开锅盖的瞬间,满屋清香扑面而来。一颗颗米粒饱满舒展,白亮晶莹,惹人喜爱。

从春播到秋收,盼新米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数过来。新米洁净、雪白、清香,光是想着,便让人馋得慌。如今,这般好东西就在眼前,简直是莫大的福气,只看一眼,喜悦便从眼底漫到心头。

尝新的欢喜,莫过于一碗猪油拌饭。滚烫的白米饭舀进碗里,挑一勺雪白的猪油,淋上几滴酱油,撒上一把葱花,热气一蒸,猪油慢慢化开,把米粒裹得油亮。油香、酱香混着米本身的清甜,不用配菜,就能大口扒完满满一碗饭。普通的大米,好像天生就会变魔术,总能把朴素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有了新米,就有了新日子。不光孩子,村里的男女老少,连家禽家畜也跟着

沾了新米的光。尝新的欢喜,像水面的涟漪,一圈圈漾开。

咕咕,咕咕,芦花鸡一改往日的慢悠悠,蹑着小碎步,一路赶到晒场。散落的谷粒,引得它们四处欢叫。这里啄一下,那里刨两下,满地都是轻快的声响。猪圈里的吃食也换了鲜味儿:刚碾

出来的米糠,兑上剩下的洗锅水,再添些园子里熟透的菜叶。哼哼,哼哼,大黑猪刚听见添食的动静,便晃着肥硕的身子拱来,一头扎进食槽,呱呱呱唧,吃得亦乐乎。

乐上加乐,还有属于我自己的美事。“米的妈妈是谁?米的外婆是谁?米的外公是谁?”“米的妈妈是花,因为花生米;外婆是妙笔,因为妙笔生花;外公是爆米花,因为又爆米又爆花。”不知道小小的我从哪里学来的这组谜语,总爱拿来考玩伴。等我揭开谜底,一群孩子全都笑得前仰后合:原来这就是大米的一家子,哈哈哈。

哈哈,大米咧嘴一笑,成了爆米花。云白的天空下,还有和云一样白的爆米花。

“砰”的一声,滚筒里的大米全都开了花。“爆喽,爆喽,真香啊!”孩子们像过年似的喧腾,不等白雾散尽,便猫着腰抢拾散落的爆米花。那些性子急的,早已把一粒粒“战利品”攥在手里。孩子们忙不迭塞进嘴里,米香在口中溢开,村子的街巷、田埂都浸在甜甜的香气里。

人生再大,不过三餐米饭。一粒粒稻米历经风雨,最终成全一餐一饭的温热与香甜。它们化作一餐一饭,滋养身体,也滋养寻常日子。日复一日,生生不息。

乡土浓烟

秋韵

□宋金龙

—	四下里,高粱红成一片 莲藕在泥土上胖起来 野酸枣也好像有个约定 说红就红了
蝉的歌喉 流淌着秋旋律 每一个音符 都是一粒饱满的果实	秋浓了一地 家乡弥散着秋实的气息 颗粒饱满的秋天亮起来
雁的长啼 响彻高远的苍穹 雄浑的队形 书写着秋天粗犷的草书	田野上,园子里 到处漾着秋的歌声 农家的粮仓装满喜悦 村子在秋色里笑出声来
叶片展开翅膀 翩然成彩蝶的模样 每一次滑翔 都是秋天轻盈的一笔	三 秋雨来了 拨动人生里那根颤抖的琴弦 奏出丰收的乐章
风的脚步 漫过辽阔的草原 所过之处 都是草丰畜壮的喜悦	果子羞红了脸 高粱举起红红的穗子 亭亭立在苍茫大地
二 迈入秋的门楣 风说出的话有些凉了 田野披上了金黄 大地暖暖的心里 盈满了赞许	而风,一阵紧过一阵 不停地掠过每一寸土地 落叶在风里打着旋儿 把来春藏进泥土深处
稻谷沉甸甸地弯下腰	此时,我们张开双臂 把满野秋光拥进怀里

空心的古榆

□魏井文

黎明的曙光里,天空的蓝试探着铺开 一簇簇花朵张开嘴巴,喊来春天也唤醒苍老的古榆	是柳暗花明,也是 铁马冰河,是梦里不息的奔赴
老人说: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层皮 古榆的腹部被掏空,却被故土喂养了几百年,依然不死	越是靠近 仿佛它甩动风的长鞭,不停抽打 世间的荒凉在鞭声里呼呼作响, 星辰 旋转着,仿佛也进入骨髓,寻找你体内的不朽
是谁,掏空了它苍老的躯干? 它承受了几百年的疼痛 究竟是如何默默熬过来的?	那一刻,仿佛是久别重逢 那一刻,仿佛交出毕生力气 每一根枝条都见证了等待的漫长 每一片叶子都长出翅膀和眉眼 却不肯吐露 古榆深藏的往事
所以,尘世的一切困顿 在时光的掏空与荒芜面前都不值得一提	

一千个疤痕就是一千个岁月的背影
一千个背影都在重新出发的路上

诗星空

北国风光

BEIGUOFENGGUANG

一壑起晨烟

张永生 摄

